



△嗨！在下詹張明，向各位問好。

幾分虔誠如素 一段可歌往事

◎詹張明

興雅莊坐落於現在的虎林街和基隆路一段之間，當時四面都是綠油油的良田，後學即出生於此，我們詹家是隸屬興雅莊的單一住戶，造形為三合院傳統式的建築，五代同堂生活在一起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世代務農為生。

母親是我們家族中最早求道和開中堂的，接著是家姊和後學；還記得當時是由寶光組的一位陳重達點傳師慈悲，特地為我們這個偏僻地區，開了一個小班；有一次遇到颱風天

，正好是開班日，陳點傳師爲了班次，不畏風雨的冒險涉水，通過高至胸前的洪流前來開班，他這種爲道犧牲奉獻，不畏艱難之赤誠，深深地感動了我們全家人，家父也因此而發出求道的意願，爲我們詹家播下了善緣和道種，好讓將來發芽成長茁壯。後來陳點傳師更遠赴巴西開荒，我們纔在某種機緣的安排下接線到詹田老點傳師屬下，父親和家兄也因而求道於基礎忠恕道場。民國五十多年間承蒙老師的慈悲和觀



△詹學長全家福，攝於溪頭大學池。

音菩薩庇佑，因為「顏秀」附家父身一事，常到家中來借竅，也因而引度了我們這一大家族

，曾出刊「二八八年的等待」一文（見基礎雜誌第八、九兩期），此事的前因後果，前前後後一一在目，更增添了後學對寶貴大道的信心，也明白了「道真、理真、天命真」的可貴。

後學的茹素可溯至大約七歲那年，原本和母親學著茹素，正逢農村裡大拜拜，眼看著其他小孩大魚大肉的，心有不甘，哭個不停，母親不忍於是為後學夾來一大塊魚，飯後被堂哥、堂姊妹們譏笑一番，後學於是當眾下跪佛前立誓從此茹素不再開葷。出門在外不比在家，當兵茹素更是一大考驗，記得剛入伍新兵訓練的三個月裡，全連官兵僅後學一人茹素，因此無法特別為後學準備素餐，當時後學只好每逢營外訓練就被特准上商店買回觀音牌麵筋罐頭，每天開一罐；逢有純炒青菜就多吃些，混到葷

的就用白開水浸洗了再吃，這樣日復一日，三個月終於過去了。接著下部隊到了金門，吃的問題同樣需要自己解決，因此服役兩年當中，觀音牌麵筋便成了後學的最愛和依賴，標籤上佛像瘦的味道較鹹，肥胖的味道較甜，已經能從包裝上分辨出來。有一次因代表連上參加旗語通信集訓；後學本著修道者的本懷和必勝的決心，受到了上級的肯定，以全師第一名結業，並返台休假一個星期，回到部隊裡也因而受到連長的賞賜，從此廚房每餐為後學準備素菜，這纔擺脫了一年的含辛茹苦，在那一年多的日子裡，每天和其他同伴一樣の出操，一樣的工作，一樣的消耗體力，卻只有白飯和麵筋伴著後學渡過，多少叫後學開葷的勸告，常出現在耳際，但沒有一句話能動搖所立下之愿。寫到這裡不由得一陣心酸，



△詹學長（左二）隨同辦事員班同修，赴香港辦道。

眼角也已開始模糊濕潤，當時向道的意志多堅強，信心多堅

定由此得知；每碰到有人問起吃素、吃蛋的問題，身旁總會有一代打的高手，替後學辯說，這大概是上天的慈悲和眷顧吧！

俗云：「先苦而後甘」正是很好的寫照；有一回因部隊移防，廚房同志忘了準備素食，在船上的三天裡只吃兩包軍

用口糧，也因此而沒有像其他人暈船吐的多，船到高雄上岸的那一餐早餐，後學足足飽食了五碗粥，也和同伴們互換肉塊和鹹蛋，一補三日來的饑餓

。待部隊定居完成，輔導長告訴後學，在台不比金門，已不再是小單位，需要全營開伙，吃素的問題又面臨考驗，需要自己想辦法；事情就是這麼巧，營部連也來了一位茹素的道親，因無法適應營長要他吃葷食，結果吐了滿桌，於是被派到廚房當伙夫，每餐自己動手煮，也由於後學的加入煮起來

更是方便多了，經常邊吃邊談，閒聊中纔知道他原以出海捕魚為生，求道後立即改口茹素也轉行不再捕魚，真是難能可貴，可敬可佩；這雖然是約二十幾年前的往事，後學還是常念念不忘他呢！

往事已矣，那段時日猶如人生旅途上的小插曲，雖是短暫如幻，一閃即逝，卻也是緣的成熟和生命上的歷鍊；這何嘗不是刻骨銘心的回憶。

時代不斷在變，此一時彼一時，後學不久前到成功嶺參加大兒子的暑期大專訓，素食在成功嶺已是太方便了，吃飯是一整桌的茹素者，連長更是其中一位呢？據聞其他新兵訓練中心及部隊，在最近幾年皆已大大的改善，因此欲入伍當兵的年輕同修們，對軍中茹素問題已不必有所顧忌了。感恩上天慈悲！